

视点纵横

文博深一度



高校学科建设探索,为文博行业构筑人才“蓄水池”

本报记者 刘海红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时,不少考生和家长发现,今年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出现了一些亮眼变化——复旦大学增设考古学专业,四川大学增设文化遗产专业,首都师范大学增设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这些新增专业集中落地,折射出文博类学科迎来怎样的发展格局?

当前,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下,我国文博事业发展面临重要机遇。自2022年教育部将“文物与博物馆”拆分为“文物”与“博物馆”两个独立的专业学位类别以来,文博类学科建设进入系统调整探索期,2024年教育部公布的自主设置学科名单中,以“遗产”命名的二级学科与交叉学科达20余个。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正通过系统性的学科扩容与模式创新,为行业发展打造坚实的人才“蓄水池”。

构建各有侧重的系统学科框架

高校文博类专业的增设,对应的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对人才的结构性需求。长期以来,文博行业面临的人才困境,不只在总量不足,更在于人才能力结构与实际岗位需求之间的落差,培养口径与行业的综合用人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断层。对此,各高校基于自身的学科积淀和办学定位,展开了各有侧重的探索。

依托40余年的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专业建设,复旦大学今年增设考古学本科专业,提出“文理交叉”的培养方案,开设“本博融通”培养项目。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郑建明介绍,复旦大学考古学聚焦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三大核心领域,构建了“田野为基、科技为翼、文理融合、本研贯通”的培养特色。基于当前国内油画修复领域人才不足的现状,首都师范大学依托美术学院专业,提出“文理交叉”的培养方案,开设“本博融通”培养项目。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文物修复专业,将构建艺科与理科的交叉融合,协同跨院校、国际化资源,形成具有特色的油画修复产学研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兼具艺术素养、科技能力与国际视野的复合型油画修复人才。

四川大学新增的文化遗产本科专业,依托西南地区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和学校在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深厚底蕴,聚焦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开发及活化利用,培养“知历史、懂遗产、会技术、精数字、能管理”的专业人才。

不难看出,学科设置不是传统的院系划分,而是以行业实际需求为牵引,逐步构建起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等各有侧重的系统学科框架,各专业之间既有明确分工,又在知识体系上相互渗透,共同满足文化遗产事业的发掘、修复、研究、展示、利用等全链条需求。

培养应对复杂问题的复合型人才

学科边界的打破与交叉融合,是文博类专业调整的内在特征。过去,考古、文物保护、博物馆等专业往往在各自的学科框架内运行,人才培养模式相对独立。近年来,一种基于行业发展的学科整合思维正在形成,推动着课程体系 and 培养模式的“复合型”变革。

从课程设置来看,复旦大学考古专业除了开设中国考古史通论、田野考古学等传统课程外,还加入了分子考古、AI考古、同位素分析等前沿科技课程,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人工智能等学科的知识体系引入考古学课堂。郑建明介绍,学校组建了“史前考古”“历史时期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田野考古实践”五大核心教学团队,搭建起“理论学习—田野发掘—实验分析—文物保护—成果转化”五位一体的培养体系,重点强化学生田野考古实操能力与科技考古应用能力,着力培养兼具传统考古素养、现代科技思维、跨学科应用能力的复合型考古人才。

北京大学也在酝酿更大范围的整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透露,该校曾计划在交叉学部设立“遗产保护学”,下设“文化遗产学”和“自然遗产学”两个分支,将考古文博学院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城市与环境学院的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等力量加以整合。尽管这一计划因一些客观原因暂未落地,但已说明该校在打破院系壁垒,将分散的科研资源纳入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框架方向作出的努力。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的课程涵盖经典作品复制与材料研究、修复理论与实践、中外古典绘画比较研究、无损检测基础等,对油画领域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有系统指导意义。

这种复合型人才模式不仅体现在学科整合和课程设置层面,更延伸至人文价值的深层探讨。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段勇对学科边界拓展的学理逻辑有自己的分析,他认为,从“文物”到“文化遗产”,概念内涵的扩展揭示了价值认知的嬗变——从关注遗产本体所承载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转向对文化系统整体性与延续性的把握。在他看来,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对象是经过历史沉淀、价值遴选、具有保护意义的特定对象,其认知已从“物的保护”向“文化保护”、从“静态保存”向“活态传承”、从“精英叙事”向“社群主体”转型。这意味着,当下的学科建设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修复一件器物,更要引导他们理解这件器物如何与当代社会、普通民众建立有意义的联结。

这一理念体现在多个高校的办学实践中。从北京大学在考古文博学院开设文物保护与科技、文物建筑两个本科专业方向,到清华大学的建筑学院将空间信息技术应用于大遗址保护研究,这些高校尝试将传统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进行深度嫁接,培养能够应对复杂文化遗产问题的复合型人才。

缩短从“学位”到“岗位”之间的距离

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成效,最终落在有效对接行业实际需求上。长期以来,高校培养与一线实践之间的衔接错位,是行业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近年来,各高校在实训机制设计上加大力度,以缩短从“学位”到“岗位”之间的距离。

校企、校地共建实训基地,逐步成为学科建设中的基础配置。复旦大学拥有国家级考古发掘资质,并与安徽等地签署共建协议,打造标准化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在校内,科技考古实验室群已初具规模,为学生提供了“田野实操—实验室分析”的闭环训练环境。学生进入课题组、参与田野发掘和科技考古实验,是培养科研思维与创新能力的一大路径。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文生介绍,国家文物局在该校设立的“空间信息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重点科研基地,将空间信息技术运用于大遗址保护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相关研究,为学生提供了直接参与重大课题的通道。

这些实践表明,文博教育正在通过田野发掘、空间技术应用、数字化保护等手段,将科研项目融入教学环

节,让学生在校园里就开始为突破行业难点、堵点做准备。

以学科建设支撑“系统性保护”

在部分学界专家看来,当前的专业扩容与学科重组,正在为一个更为根本性的目标积蓄力量——推动文化遗产学迈向独立的交叉学科门类。

复旦大学教授杜晓帆呼吁将文化遗产学设立为交叉学科一级学科。在他看来,“推动文化遗产学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的要求,标志着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从单项的、技术性的保护转向整体的、系统性的治

理。然而,现有的学科布局仍将相关研究分散于考古学、建筑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多个一级学科之下,难以对“系统性保护”这一综合性要求形成有力支撑。

段勇持相似观点。他认为,将文化遗产学确立为独立的具有交叉学科属性的一级学科,不仅具有学理上的依据,对优化学科结构、引领学术创新也具有深远意义。他分析,从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研究方法、学科源流和研究目标5个维度来看,文化遗产学与考古、文物、博物馆的联系最为紧密,四者共同构成以文化遗产的认知、保护、阐释、传播、利用为核心任务的知识体系。

孙华建议,遗产保护学可整合归属于交叉学部,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2个系和自然、文化、混合3个研

究中心。文化遗产学可分为保护、展示2个专业。“但需要在教育部门相关政策完善、学校层面充分研讨后,才能逐渐完善方案,推动实施整合计划。”孙华说。

再回头看高考志愿填报,当考生们在志愿表上写下考古学、文化遗产、文物保护与修复等专业名称时,或许尚未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个行业加速发展与学科建设探索同频共振的时间节点上。高校专业目录上的增列,背后是行业系统性发展对人才的渴求以及各大院校的探索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增设的专业目录,正是文博行业未来的人才“蓄水池”——它在为文化遗产事业“积蓄活水”,也在为那些即将踏入这个领域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通向广阔天地的大门。

文博茶话会

学科扩容回应需求
文博育人面向长远

陈建立

足、成长性强。领域内的国家级重大工程持续落地推进,释放稳定人才缺口,体制内岗位发展可持续、保障度高。体制内岗位虽无短期高薪优势,但胜在职业生命周期长、专业积淀价值高,从业者深耕一线、潜心钻研,专业价值与行业影响力会随从业年限持续提升。同时,市场化考古文博业态不断丰富,进一步拓宽了毕业生就业路径,而在市场化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收入虽随个人能力和业绩有较大差异,但整体可期。

考古文博是服务国家文化战略、机遇充沛且需长期坚守的优质领域。从业者唯有以热爱为底色,以“人文+科技”创新能力为支撑,找准自身发展定位,方能实现个人成长与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同频共振。

针对有志入门文博类专业的从业者,我有以下三点建议。一是,树立正确择业价值观。考古文博是需要终身学习、久久为功的学科,在本行业工作,离不开坚守的初心与纯粹热爱,切忌功利化择业心态,唯有潜心沉淀,方能实现专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二是,构建复合型知识能力体系。文理交叉、科技赋能、数智融合是新时代考古学科的发展趋势。尽早确立复合型成长目标,兼顾人文素养锤炼与科技技能提升,搭建文理兼备、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知识体系,实现长期稳健的职业发展。三是,规划多元化发展路径。当前考古文博领域就业渠道丰富,高校科研、文博事业单位、文旅行政管理、市场化文化企业等平台,均具备广阔发展空间。需立足自身兴趣、特长与发展诉求,扬长避短、精准定位,选择适配自身的发展道路,挖掘专属职业成长空间。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考古与文博事业,中国考古学迎来发展机遇期。考古学科范式实现深刻变革,逐步从历史考古转向文、理、医、工深度协同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新阶段,成为支撑国家文化战略、筑牢文化自信的核心力量。依托“中华文明探源”“考古中国”等工程和石窟寺保护、文物科技创新等项目,行业人才需求持续释放,整体发展态势稳健向好、前景广阔。

新时代考古文博行业具备显著发展优势:一是岗位稳定性强,体制内岗位供给持续常态化,职业生命周期长、抗风险能力突出;二是成长空间充足,行业重积累、重沉淀,经验附加值高,深耕细作之下专业能力与行业认可度会稳步提升;三是发展赛道多元,除传统体制内岗位外,文创开发、文物保护、公共教育、研学科普等市场化岗位持续扩容,为毕业生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

目前全国已有近百所高校开设考古、文物与博物馆、文化遗产、文物保护等相关专业。多数重点院校已构建起涵盖田野考古、价值认知、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考古学科教育、科技与人才一体化建设,为全国考古文博行业持续输送高质量专业人才,学科育人成效稳步凸显。

从专业与岗位适配情况来看,考古文博专业整体贴合行业发展需求,但结构性错配问题较为突出。研究生培养专业化、精细化特征突出,知识技能与岗位需求高度匹配,就业适配度更高;而面向本科、专科毕业生的优质体制内岗位资源有限,竞争压力较大。另外,大型文博机构、省级科研单位报考“内卷”严重,基层单位特别是市县级考古文博岗位却长期人才短缺,存在招人难、留人难的问题。

立足长远,考古文博行业发展韧性